



我與金庸 李以建

中英通達 東西圓融

從一九四六年秋金庸初次踏入報界，謀求第一份職業，擔任杭州《東南日報》的國際電訊翻譯編譯；緊接着第二年以中英文筆試和口試的優異成績被《大公報》錄用為電訊翻譯；直到二〇一〇年以英文撰寫的論文《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》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，金庸的一生都與英文結下不解之緣。毫無疑問，中文是金庸的母語；英文則可謂他的第二語言。金庸的英文水準，不亞於他的中文，不僅能讀、能說，還能寫，且略通古英文。無論中文，還是英文，抑或是中譯英，還是英譯中，金庸都是口才筆力便給，他的譯作堪稱通達無礙。他畢生閱讀大量的英文書籍，翻譯作品之多，涉及領域之廣，很多專家學者都難以企及。至為重要的是，他並不為翻譯而翻譯，他通過過多的翻譯，不斷汲取西方文化豐富的營養，將其與深邃博大的東方文化共冶一爐，為自己的小說創作提供了圓融鮮活的泉源。

金庸早期因職業的需要，翻譯供報紙發表的及時性的新聞報道，之後開始翻譯新聞紀實性的長篇報道，然後擴展到電影理論和技巧、舞蹈藝術，以及小說、政論。他翻譯的許多文章和著作，大都在報紙上發表，

長的則連載，有的過後結集出書。

自《新晚報》創刊後，金庸以筆名「樂宜」翻譯了三部英文著作，均為新聞紀實性的長篇報道。其一，美國名記者貝爾登寫的長篇紀實報道《中國震撼世界》，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一年在《新晚報》上分為三百四十一則連續刊登。其二，英國記者R·湯姆遜撰寫的長篇報道《朝鮮血戰內幕》，共一百三十八則，連載於一九五二年的《新晚報》。其三，原載於美國《星期六晚郵報》、由記者哈羅德·馬丁撰寫的《朝鮮美軍被俘記》，譯作分為八則，從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刊載於《新晚報》的「下午茶座」版。之後，前二者結集成書，最早的版本為香港文宗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。

金庸為《大公報》撰寫「影話」和「影談」時，以筆名「子暢」翻譯了美國左派劇作家J·H·勞遜的《美國電影分析》和法國文學家莫洛亞的《幸福婚姻講座》，分別於《大公報》連載。前者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日，共八十六則；後者則從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，共七十四則。此外，金庸還以筆名「林歡」翻譯國外文章，刊載於《大公報》。

如：《荷里活的男主角（上、中、下）》，分三則，由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至十九日；美國劇作家J·H·勞遜的《論《碼頭風雲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》，分三則，由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至十三日；蘇聯舞蹈家烏蘭諾娃的《我怎樣跳舞》，分十二則，由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。

文學方面，金庸翻譯了美國小說家達蒙·魯尼恩的小說，先為連載，之後結集成書，名為《最厲害的傢伙》。由（香港）三育圖書文具公司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出版。

《金庸譯作》收錄的兩部作品，均曾在報紙上連載。其一是英國哲學家羅素的《人類的前途》，另一是法國作家莫洛亞的《幸福婚姻講座》。

《人類的前途》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、世界著名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著作。金庸的譯文，分七十則，連載於一九六三年九月至十一月的《明報》。

在金庸心目中，羅素是「當代最偉大的哲人」，而且是「獨一無二的」。他十分推崇羅素，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，自稱已經轉變為「羅素主義者」。金庸一生秉持追求世界和平、反對一切暴力的信念，尤其是反核的主張和立場，都深受羅素思想的影響。

一九六三年，他在為《東南亞周刊》撰寫「每周漫談」專欄中，曾以《羅素的信仰》為題，談到羅素「向來主張容忍異見，主張開明，主張頭腦清醒而反對盲目崇拜」。金庸認為「對任何事情表示存疑，不加武斷，以一種冷靜而明淨的心智來作考慮，而作出合於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合理決定，勇於承認並糾正自己的錯誤，這種推崇理性、反對狂熱衝動的主張，正是羅素人生哲學、政治哲學之精義所在」。（《羅素的信仰》，《東南亞周刊》一九六三年）尤其是在「人類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，精神生活卻竟有日漸貧乏空虛的趨勢」下，羅素「在哲學思想上提高人們的心靈，為全人類幸福而提出許許多多高超而深刻的見解」。（《一代巨人 羅素逝世》，《明報》一九七〇年二月四日）

金庸翻譯的《幸福婚姻講座》，曾於《大公報》上分為七十四則連載刊登。乍看題目，會誤以為這無非是心靈雞湯式的講座，純粹是吸引年輕人眼球的讀物。其實不然，金庸慧眼擇其作為報紙連載，花時間和精力翻譯，自有其深意。仔細閱讀後，你會發現，日後金庸創作的小說從這部譯作中獲益良多。

颯一場城寨龍捲風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近來全城熱議九龍城寨。清拆三十年的「三不管」地帶，之所以重又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话题，全因本月初上映的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。這部匯聚古天樂、郭富城、任賢齊、林峯等眾多知名影星、耗資三億多港幣拍攝的電影，改編自本地小說兼漫畫創作者余兒的同名作品《九龍城寨》，講的是城寨窄街暗巷中波瀾雲詭的江湖故事，更讓我們見到港產武俠動作片久違的勇毅與豪邁。

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：落難青年陳洛軍（林峯飾）因得罪黑幫「大老闆」和王九等人，潛入九龍城寨，被城寨保護者「龍捲風」（古天樂飾）救下，與城寨中一、四仔和十二少等年輕人夥拍，行俠仗義。「龍捲風」結拜兄弟秋哥聽信「大老闆」謠言，闖入城寨捉洛軍，因他正是當年殺害其妻其子的仇家阿占的親生兒子。陳年舊事重提，硝煙再起，關於忠奸、善惡與正邪的較量，伴隨一場場宛若近在咫尺的搏鬥與廝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展現於觀者眼前。

本片敘事內核不外是邪不壓正、

奸不敵忠等常談常新的話題。如此簡單劇情，為何電影能在香港上映三日即突破一千萬票房？原因除了幾位主要角色演出眾（就連素來被視作「偶像派」的林峯，在此片中都貢獻出了出乎意料的精彩演繹），亦在乎布景道具的逼真以及眾多打鬥場景的出神入化。觀影後，同行朋友忍不住說：這麼多年後，終於有一部電影，可以讓人窺見早年港產武打片的神髓。即便並非那些年的港產片愛好者，亦可借由片中蝴蝶刀、硬氣功與旋風拳等紛至沓來的絕技功夫中，得到極為酣暢淋漓的觀影快感。

凡是親身到訪或是從書報刊中見過城寨相片的人們，都會驚訝於片中場面之逼真。城寨裏盡是僭建違規的建築、無證商販和居無定所的人們，但在此看似嘈雜骯髒的表象下，城寨中人面對外敵卻不懼邪惡，團結抗敵。如是情節，與當年真實的九龍城寨格局與景況，極其相似。引用福柯的概念，城寨儼然混雜着罪與美的「異托邦」，在這迷幻奇異的光景中，映照的仍是人性至深處的情仇愛恨。

「龍捲風」即是片中男主角的花名，也是後來幫助洛軍等打敗王九的關鍵元素，一語雙關。若再深究，此片又何嘗不像香港影壇颯起的一場強勢龍捲風呢？



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劇照。

翻地與做人



人生在線 張君燕

林子回來那天，村裏人都跑出來看。一開始，礙於情面，人們只是躲在門後偷看。有好事之人覺得不過癮，來到林子家門前，把林子從上到下打量個遍，嘴上說着：「回來了？以後可要好好做人。」神情卻很複雜，值得玩味。

見有人帶頭，眾人索性不再躲藏，擠到林子面前圍觀。林子的頭髮像是剛理過，很短，根根向上。雖然戴着口罩，也遮擋不住林子漲紅的臉。他低着頭，含糊不清地回應了幾句，便匆匆回家，不肯再露面。

家門前的一塊菜地，臨時充當了路，待人群散盡，田裏的土被踩得瓷實，像一塊石板。

「種子力量再大，怕是也頂不破石板，這塊田算是廢了。」夜色中，林子看着門前的菜地，對父親說。父親搖頭，打算給林子講一講種田的經驗。林子卻轉身上床，蒙上被子不

再說話。父親也不再言語，坐在角落裏。

一連數日，林子都沒有出門。任父親如何勸說，都無濟於事。父親嘆了口氣，扛着鐵鍬繼續翻門口的菜地。土地太硬了，父親翻得有些吃力，不一會兒，就滿面通紅，額頭上冒出一層細密的汗珠。即便如此，父親依舊很執著，翻得很認真，一鐵鍬一鐵鍬仔細地翻，不漏掉一寸土地。

一段時間過去，田裏長出青青的苗，密密麻麻，覆蓋菜地的每個角落。又過了一段時間，菜地變得五顏六色，青青的黃瓜、碧綠的辣椒、紫瑩瑩的茄子、紅艷艷的西紅柿……和之前一樣繁茂，一樣碩果累累。

父親把林子喊出來，讓他幫忙摘菜。看着滿目生機的菜地，林子明顯愣了一下。父親一邊摘菜，一邊自顧自地說：「土地是踩不壞的，踩得再瓷實，翻一翻，就能重新播種，重新結出果實。」林子把父親的話聽了進去，眼裏閃出淚花。有什麼坎兒是過不去的呢？地翻過了，可以重新播種；人的心田翻一翻，便可以重新做人。

溫柔的回望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有些人，總喜歡在夢中尋找溫暖，就像英國暢銷書作家大衛·尼科爾斯筆下的男女主人公，經歷了無數喜怒哀樂，分分合合，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醞釀兩人之間的浪漫。可現實是，人生不會永遠這麼幻夢。

這部名為《一天》（One Day）的小說發表於二〇〇九年，講述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愛情故事，男主角德克斯特是時髦的南方男孩，女主角艾瑪則是工人階級的北方女孩，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聖斯威辛節，兩人在愛丁堡大學畢業當晚相遇，這是他們第一次對話，第二天早上便各奔東西，但他們接下來的人生卻相互交織。小說在情節設置上，沒有落入追求女權的少數族裔姑娘愛上傲慢白人小伙的俗套，而是兩人若即若離，經常陷入心靈交戰，在兜兜轉轉大半輩子後，才發現對方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在寫作手法上，書中每一章節都固定在七月十五日，他們每年都在這一天會面，用時間見證兩人的成長變化，包括決裂與和解，謊言與坦誠，甚至得知對方訂婚後道出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感覺又要再次失去你」。雙方關係總在變化，卻也永恆，直至艾瑪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意外去世。

今年二月，由這部小說改編的十四集同名電視劇在英國首播，獲得好評如潮，直接登上英國Netflix排行榜第一名，就連大明星卡戴珊也在社交平台上向她的三億多粉絲推薦了該劇，也連帶讓這本十五年前出版的小說重回暢銷書排行榜。用影評家的話說，這部劇就像一首春末夏初的詩歌，呈現出來的細膩讓觀眾覺得這兩人就在我們身邊，好像陪着他們跨越二十年史詩般的感情糾葛，讓人蕩氣回腸。如果拋開故事本身，會發現愛情可能從來不是作者的主題，生活才是，人生無常恰是每個人都需面對的課題，因為世事無常，所以人生才會有那麼多遺憾，那麼多不珍惜，那麼多幡然醒悟，而這正是劇集帶來的思考。

而尼科爾斯本人想要表達的是什麼呢？實際上，在他寫過的眾多暢銷



《英劇《一天》改編自同名小說。劇照

書中，如《戀愛學分》和《我們》等小說，以及在參與製作的多部電影和電視節目裏，如二〇一八年描寫英國貴族衰落和沉淪的熱播英劇《梅爾羅斯》，毫無疑問《一天》是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作品，該書在英國已售出超過三百萬冊，在全球則大賣六百萬冊，且有多達四十種語言版本。現年五十七歲的尼科爾斯在談到創作初衷時指出，這部小說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講述懷舊，包括他在寫這本書時，大約是小說結尾時德克斯特的年齡，四十歲出頭，這是出於對他自己二三十歲時的懷念，同時也懷念他寫這本書時的那個時代，甚至對時光流逝和親朋離去的籠統追憶。

讓尼科爾斯驚喜的是，許多人讀懂了這部小說，也體會到了這份懷舊。用他本人的話說，他當初是為七八十年代長大的這一代人寫這本書，但當它出版時，竟被很多年輕人所喜歡，其中包括十幾歲的小讀者，他的女兒從學校回來告訴他，她的朋友們正在閱讀並愛上德克斯特和艾瑪。看來懷舊能夠引起共鳴，與年齡無關。事實上，改編的劇集和小說一樣，也處處溢流着懷舊風，當小紅莓、山羊皮等搖滾樂隊的經典旋律響起，觀者彷彿穿越回上個世紀，讓許多人大呼过瘾。有報刊的專欄形容，如同上世紀英國著名詩人菲利浦·拉金在詩中所寫的那樣：除了日子，我們還能在哪裏生活？《一天》的真正含義，不就是關於日常生活的詩意和懷舊的力量嗎？

不過，尼科爾斯也承認講述懷舊多少有些冒險，因為很容易寫成傷感

文學，就像懷舊小說的代表作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儘管該書記載了那麼多童年往事的快樂，然而潛伏在敘述底層，永遠有着那拋擲不去的、失落的痛苦。如同一六八八年瑞士醫生約翰內斯·霍費爾首次創造「懷舊」（nostalgia）一詞，便源自希臘語 nostos（返鄉）和algos（痛苦）的組合，他並將其定義為一種病態的思鄉症。到上世紀中期之前，懷舊都被視為負面詞彙，被希臘社會學家雅尼斯·加布里埃爾稱為「人類最新的鴉片」。對於許多人來說，懷舊是對逝去時間和美好過去的思念，是一種根本上的保守情緒，是那些不願意融入現代生活的人所持有的，好比鴉片將頭埋在沙子裏。

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懷舊的定義才變得更寬泛，不再是一個與思鄉等同的概念。如今，心理學家認為懷舊是一種幾乎普遍存在的、從根本上說是積極的情緒，也是一種強大的心理資源，可以為人們帶來多種好處。英國學者艾格尼絲在《懷舊：危險情感的歷史》一書中寫道，懷舊產生於個人顯著、溫柔和渴望的記憶，有時能起到積極的治療作用，在懷舊反思的時刻，心靈是擁擠的，這種情感肯定了與朋友、愛人和家人的象徵性聯繫，他們會成為自己當下的一部分。

有趣的是，作家斯維特蘭娜·博伊姆在《懷舊的未來》一書中認為，懷舊是個人與自己想像的浪漫糾葛，是過去與現在、夢境與日常生活的雙重形象。是不是像極了德克斯特和艾瑪？



「俠現媽閣」



市井萬象

澳門美高梅在媽閣塘片區策劃並由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（TVB）提供展品的「俠現媽閣——金庸劇集服裝展及兵器展」，於海事工房一號和二號展出。是次展覽以劇集文化為元素，從多角度欣賞當代潮流文化，將金庸筆下的武俠世界及俠義精神融入市民的生活當中。展期至七月三十日。香港中通社